

且留柔情写英姿

——读苏留英的花鸟画

翟墨



我曾说，名字往往是词汇对于一个人的终生契约。留者，存也；英者，花也；把苏氏的满腔柔情留在花里，也许是苏留英的宿命！难怪都说她的花儿画得好！说不定，她还有机会留学英国或去举办画展呢。

苏留英的画路较宽：冬梅、秋菊、夏荷、春兰、紫藤、牵牛、海棠、水仙都进入她的视野和画面。然而她钟情最深，画得最多，也画得最好的，还是“佳名唤作百花王，独占人间第一香”的国花牡丹。

牡丹，上古无此名，统称芍药，唐以后始以木芍药称牡丹。唐开元中，牡丹盛于长安；至宋，以洛阳为第一；在蜀，以天彭为第一。他花皆连用本名，唯牡丹独言花，故有花王之称。自唐以来，世人盛爱牡丹，至今不衰。

牡丹，是最易画也最难画的题材。说它易画，在于画牡丹者多多；说它难画，在于画得好的少少。主要问题，一是俗，二是僵。看那几乎无处不在的牡丹画，有的像纸花，有的像绢花，有的像塑料花，有的像有机玻璃花乃至金花银花，唯独不是活花；没有富态贵态，没有娇态媚态，更没有香味香气。

说苏留英的牡丹画得好，在于它脱俗入雅，脱工入写，富于柔情，洋溢着青春鲜活气息。其特色在于：润、蕴、韵。

润，滋润是也。怡红公子贾宝玉说：“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人是水做的骨肉。”苏留英的牡丹，以水魂作花魂，彩墨浑然，特别滋润，有着生命的汁液在其间汩汩涌动。杜甫《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歌》说：“元气淋漓障犹湿”，一个“湿”字，概括了元气沛然的鲜活生机。人称牡丹

为“仙子”，大概它同水仙、荷仙、凤仙等与“仙”有关的花儿都跟道家有缘——八仙不是道家的神仙吗？八仙之一的韩湘子不是曾经在初冬时，数日内令牡丹花开数色，每朵又有诗一联，令人大为惊异吗？——道家之祖老子说：“上善若水”，水生万物，生生不息，循环不已，几于“道”。一部《老子》可以说就是一部水的颂歌！谁懂得了水的奥秘，谁也就接近了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蕴，涵蕴是也。苏留英的牡丹，



像她本人一样，不显摆，不张扬，默默地散发着温馨的芳香。一如那幅《富贵花开》的题跋：“国色天香富贵花，开遍寻常百姓家。”无论姚黄、魏紫，都没有“我花开时百花杀”的霸气，也不像“曳珠顶翠朝帝君”的贵夫人，而更像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少女，生机里透着一丝娇羞；或像三日调羹汤的少妇，高雅里含着几分家常。

韵，情韵是也。清初编校《芥子园画传》的“湖上笠翁”李渔在《闲情偶记·声容部》中说：“古云：‘尤物足以移人。’尤物何？媚态是已。使人不知，以为美色，乌知颜色

虽美，是一物也，乌足移人？加之有以，则物而尤矣。……媚态之在人，犹火之有焰，灯之有光，是无形之物，非有形之物也。惟其是物而非物，无形似有形，是以名为‘尤物。’李渔说的是美女，其实美花岂不也是如此？

苏留英的牡丹，除红牡丹外，黄牡丹尤其精彩！如《风吹牡丹俏》、《沐春》、《多给自己一些空间》、《洛阳常见画图》；其他还有紫牡丹、绿牡丹、蓝牡丹乃至白牡丹、墨

牡丹。《吻春风》、《同春图》、《清风闻香》、《淡妆素抹更销魂》等，从画题亦可见其内涵的妩媚。这些牡丹，造型绝少癫狂，用色力避浓艳，却以顾盼的俯仰，袅娜的摇曳，疏密的花叶，透明的花瓣，以及点染的几许蜂蝶，营造出一种无形而可感的氤氲氛围。它们虽淡妆素抹，而以曼倩之俏姿，浮动之暗香，脉脉之柔情，飘忽之轻吻令人销魂，这才是“花中尤物”的品位！

苏留英的花卉和牡丹，其图式语言和笔墨语言基本上仍属于传统的范畴，但不是封闭的范畴而是开放的范畴。学画，她走过了许昌学院—北京



笔舞动青云

观鹏程草书近作有感

周祥林



画院—中国美协；画风，她经历了传统—新潮—传统；语言，她运用了减法—加法—减法。在北京师从画家石齐、彭培泉期间，首都波涛翻滚的美术新潮令她眼花缭乱。她也曾尝试揉纸、积彩、撞粉、拼贴、拓印以及擦吹喷淋等技巧，拼命追风赶潮，然而一阵忙活过后，她又陷入了不知驻足何处的迷茫。

《老子》第44章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经历了一段徘徊的苏留英，决定听从自己的直觉，顺从自己的本性，汲取新鲜营养，回归笔墨传统，以画青春柔情牡丹为主，带动其它花鸟创作。

有了定见，虑而能得，苏留英的牡丹创作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明显的提升，个人的风格面貌也更加鲜明。她融会了工笔和写意，有时引入西画的背景为花卉设置花瓶和衬布，有时把花鸟置于云霞雨瀑之下，有时吸收水彩等技法将墨消溶于色彩之中，但却不脱离传统花鸟画的本土本根，在重视写生和抒情的基础上绵延传统，营建和扩展自己的精神家园。

画家画到一定水平之后，面临的挑战不再是技法而是文化修养。古人云：“雪中立鹭。愚者观鹭，智者观雪，圣者观白”，我续一句“神者观化”。由“观鹭”到“观雪”到“观白”到“观化”，每位画家都有迂回曲折的长路要走。愿苏留英沿着“且留柔情写英姿”的“青春牡丹”之路，一步步地进入牡丹仙子的仙境，神者观化的化境。

图为苏留英作品



(本文作者翟墨，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摄自然之魂

岳增敏



张圣时画作

近日，老画家张圣时的《鹰》以210万元拍卖成交。至此，现场拍卖的张圣时5幅作品成交额达到780余万元。

张圣时是国画大师傅抱石的唯一入室弟子。

张圣时自幼酷爱绘画，10岁开始向家父学画，13岁以绘画第一名考入泰安省立三中。1946年又以优异成绩被保送中央大学艺术系学习绘画，得到傅抱石先生的亲自指导。“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但他劳动之余仍不辍笔耕，勤勉挥毫，不气馁，不妥胁，绘出了一幅幅壮美山河。张圣时作画一直沿用老师的刷子画

法，使其作品雄浑大气，磅礴恢宏，苍劲有力。南京大学(前身是中央大学)校庆时，张圣时的《鹰》作为校友礼物，被学校评为唯一的特等奖。傅抱石的长子傅小石说：“张老的国画注重先形后神，形神兼备”，可谓一语中的。这也正是傅抱石先生向他的学生张圣时一再讲到并强调的创作要义。形是神的载体，有形才能传神。李苦禅先生说：“师古人之迹不若师古人之心，状自然之貌不若摄自然之魂。”这说明写形是手段，传神才是目的。

张圣时晚年的创作之路，正是沿着这些经典画论指引的方向走过来的。为了达到形神兼备的要求，他在创作中十分注重将形的概念纳入笔墨神韵的意境之中，力求生动与传神。他在作品中对光影、色彩和构图进行的匠心处理，其目的仍在于表现作品的情感和文化理念。由此，先生笔下的很多人物、山水和翎禽画作，都呈现出了栩栩如生的神态。

在这些作品中，张圣时力求恰到好处地把握形、神、意三者的关系，尽可能选择质朴和熟悉的物象，寻找通俗和雅致的艺术语言，把内心之意、之趣、之思，通过物象体现出来，以唤起读者内心的共鸣，获得审美享受。他在作品中不仅着力表现自然景物的勃勃生机，更寄托着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人文追求，达到一种神与神会、神与意合的精神境界。

晚年的张圣时以积学深厚和宽阔练达的胸怀，品味着现代人的生活，又在品味和对比中使精神得到了升华，从而增强了自身的艺术责任感。他把那段痛苦的磨难和经历化为了艺术创作的动力和激情，因此，就有了风雨中搏击的雄鹰，有了在山涧奔突、徜徉和月下独行的山君，有了暴风骤雨下临窗对坐的闲适和淡定。

苏东坡说“凡事之贵，必贵其难。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苏东坡真是千古一人，关于草书与真书，大字与小字的论述，恐怕再没有比这更精辟的了。草书难于严重，尤为深见。然而，“草书难于严重”，有几人可知哉？

记得十余年前，第一次看到鹏程的草书就依稀有一种“严重”的感觉，只是比较隐约，不明显，看得出受着地域和年龄的局限。

一晃十余年过去了，再看他的草书，这种感觉明显已转换成了一种自然流露。

人生如梦，其实艺术亦然。鹏程于书法有着扎实的传统功夫，按他自己的话说，小时候父母对他的要求是，什么都可以不好，但毛笔字必须好。而这一点恰恰符合了书法学习的根本。精谱书法的人都知道，书法如果没有童子功，是很难有所作为的。

父母的要求，当然还是外在的，喜欢笔墨喜欢纸砚才是内在的源泉。这个源泉让他溯流而上，跋涉寻找；于是，在他的尺楮间，除了幼时的真楷，还陆续地融入了篆、隶、行、草等多种字体。对这些字体他孜孜以求，锲而不舍。一次次超越，一次次否定，直至精于腕指，熟于胸怀。这当中，当然也有选择、有偏好、有矢志所为。草书，便是这选择、偏好、矢志的结果。

从湖南进入北京，鹏程作为艺术家的一次重要的选择；而入选沈鹏书法课题班，真正拜入沈鹏先生的门下，则应该说是他艺术生涯中的一次飞跃。诸体兼擅，八法精研，格高韵古的沈鹏导师，对他的影响应该不言而喻，而这些也恰恰体现鹏程对于草书的创作上。

和其他草书家相比，鹏程的草书有着明显的自家风气，这一是来自他多年对书法基础的学习，来自于他在沈鹏老师处求得的真经，同时还因为他早期学过油画，对画面关系的处理得心应手，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对草书的独特领悟力，对虚实节奏的一触而通。

他的草书有着很深的徐渭的底子，但其脱落顿挫之感，无疑来自于唐人的旭素，而其纵横恣肆又不乏王铎和傅山的才情，其精微处的翻转沉雄则明显受《十七帖》的深浸。

如果说对书法内力的着力，使其草书在笔墨技巧上日臻成熟且颇有心得，那么平日对唐诗宋词古文的喜好，则使他的这种心得铸成了一种气质，这种气质不经意间落到其笔下，养其雅，而去其俗。

古人云“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按我的理解，三十所立的是志，而非业；四十不惑，是理而非途。

鹏程三十不足即有专攻草书之志，不逾四十，而通草书杂揉之理，志理可谓相一。

曾有观者，谓其作草：“落笔有动青云之势”；今观其作，信然耳，此亦东坡“草书难于严重”之谓也！

神州

李洪海用书法艺术架起与非洲文化的桥梁

徐凌霄

中国书法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以其特有的内涵与形式、强烈的民族文化感染力，

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日，当代著名军旅书法家李洪海在海南省万宁市举行的中非合作圆桌会议第三次大会上，将其精心创作的书法作品“深化合作共创美好未来”送与非洲代表团，受到外国友人的高度赞赏。

李洪海上世纪70年代师从启功先生，其书法骨势清秀、精美洒脱，启功先生称赞其作品：“舞鹤游天、群鸡戏海”。李洪海在热衷于国内书画艺术发展的同时，也致力于把中国的书法推向世界，使书法真正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与沟通的桥梁。他积极参与“请进来”、“走出去”的书法对外交流活动，为国际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书法使者”。其书画作品被中联部指定为国家领导赠送外国元首礼品，书法作品曾多次作为国礼赠送国际政要和文化名人。本次是李洪海第二次应约为中非合作会议赠送书法佳作。

